

# 重拾表演“灵韵”，回归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生产

□陈亦水

“数智时代的终极目标并非以冰冷的算法取代温暖的生命,也不是以完美的‘数字缪斯’消解真实的肉身,而是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便利,并以此为支撑进一步提升文化原创力。唯有在这一前提下,AI技术才能超越单纯的效率逻辑与资本逻辑,回归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生产,从而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多元包容、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2026年的春天,对于中国影视行业而言,注定是一个被数智时代的技术浪潮所深刻标记的时间节点。

从年初的多模态视频模型Seedance2.0,到AI短剧、漫剧等在流媒体平台上的密集出现,AI技术的广泛应用正使之从辅助创作迈向主导生产的身份转变。在此语境下,3月18日,曾出品《安家》《兰陵王》等热播剧的耀客传媒通过官方微博宣布了一项由AI演员取代人类演员的颠覆性举措:正式签约名为“秦凌岳”和“林汐颜”的两名AI演员,它们将于4月上线的AI剧集《秦岭青铜诡事录》中担纲角色。

与此同时,有消息称国内多家头部长视频平台正悄然推进“主角真人、配角AI”的制作模式,甚至有“男二以下全部用AI”的相关方案,这对于影视行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此语境下,那些早已在科幻作品中预演的场景,正如科幻电影《未来学大会》中女演员被迫将自己的数字形象卖给片方,从此被困于虚拟世界的反乌托邦寓言,似乎在一段时间成为关乎当下人类演员生计和职业尊严的紧迫现实。

## 重新审视表演的本质与演员的价值

要进一步理解AI演员对行业的冲击,首先需回到“表演”这一职业本身的美学与哲学思考上来,这并非仅限于人类或AI的表演技巧优劣之争,而是关乎艺术本体的核心追问。

一方面,从“表演”这一职业本身来看,真人演员的表演在本质上是一种“肉身在场”的创造。人类演员的身体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活的身体”、是意向性与情感的直接载体。正如斯坦尼斯拉夫体系所追求的“体验艺术”,其所强调的是演员如何通过自身的情感记忆、感官体验与心理驱动,从而将角色的灵魂注入身体。

这种表演的真实感,源于其不可复制的灵韵。20世纪早期媒介哲学家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会丧失其具有的独一无二性的灵韵。当今数智时代,AI演员的出现,可以说是“活着的身体”的某种“去灵韵表演”。

真人演员面部每一丝微表情的颤动,不仅仅

是肌肉的物理运动,更是内在心理活动的外化。例如,一个演员在表现悲痛时,其眼神的微妙变化、鼻翼的翕动、嘴角的抽搐等微表情,都是由内而外、生理与心理相互激荡产生的复杂过程,这意味着每一个人类演员对于喜怒哀乐等情绪的表演方式都不可能一模一样。但对于AI演员来说,无论其算法如何精妙,其生成的面部运动本质上是基于数据集中的概率统计与模型拟合,都是对人类表情的一种拟像化的模仿。它可能做到精准,甚至完美,但恰恰是这种完美缺乏了真实情感流露时那种不可预测的,甚至略带瑕疵的生命质感。并且在目前的技术阶段,AI表演往往具有“恐怖谷”效应,即当AI生成的图像无限接近人类却又终有细微破绽时,反而会引发观者本能的不安与排斥。这种不适感,或是人类对自身情感复杂性与非理性维度的一种深层捍卫。

但在另一方面,从技术迭代与行业革新的角度来看,AI演员的登场背后蕴含着推动影视艺术向前演进的积极潜能。正如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传统生产方式形成某种创造性破坏,AI演员的出现亦在倒逼整个行业重新审视表演的本质与演员的价值。

理论上而言,AI演员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鲑鱼效应”。当技术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生成大量程式化、类型化的表演时,那些依赖固定套路、缺乏内在生命力的人类演员或注定首当其冲地被技术时代所淘汰。因而在理想层面,AI演员的出现或能有效推动演员群体回归演技本位、摒弃流量依赖的不良习气。

## “数字缪斯”难以承担人的文化使命

从大众文化生产层面更进一步思考,当“演员”身份上升至“明星”,就意味着其魅力不只来自表演技巧,更源于其作为身体在场之于大众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一直以来,那些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演员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想象的符号性身体。在明星研究学者理查·戴尔看来,“明星”并不仅仅是影像中的表演者,而是一种由银幕形象、公共话语与社会欲望所共同建构的社会角色。而观众对明星的迷恋,正是对其独一无二的

身体、情感、气质与生命经验的综合投射。而当AI演员开始以“数字缪斯”的姿态登上舞台,肉身就变得不再神圣,形象因此可以被无限复制与算法重构,戴尔所描绘的那个以“人”为核心的明星神话,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解构。

从资本视角看,AI演员的确堪称完美,它们不会“塌房”、不会违约甚至不会衰老,恰似科幻电影《西蒙妮》中完美得无可挑剔、无比顺从的虚拟女星,以及《她》里面能以其永远温柔、永远善解人意的完美人格满足人类对亲密关系的全部想象的操作系统。作为明星的AI演员的那种高度可控的生产属性,无比契合资本对“数字缪斯”的稳定性与完美性的追求。

但是,恰恰是这种“完美”,反而潜藏着一个更为深层的悖论:毫无瑕疵的“数字缪斯”,它们能否或者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载“活的身体”所蕴含的人性魅力及其情感力量?

换言之,倘若AI演员仅仅是“演技更好的虚拟偶像”,如洛天依、初音未来等,那么它们或许能够满足资本的逐利逻辑,却未必能承载自电影诞生以来便由身体所承担的文化使命。例如,我们为青楼那些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和努力的草根演员?我们又如何频频为那些身体力行、不畏艰难的敬业精神而感动?因为他们在银幕之外的真实经历中,以和我们一样的肉身完成了某种我们渴望却难以企及的超越,正因为看到了那种对梦想的坚持、对自我的突破,所以才形成了一种“人同此心”的共鸣。

相比之下,作为“数字缪斯”的AI演员之“完美”则在根本程度上消解了这种碳基生命的情感共鸣,其所提供的乃是一种被预设的、去历史化和现实性的情感对象。在那完美无瑕的躯壳之下,人类观众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痕迹或身份投射的想象。

## 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在AI演员与人类演员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多元选择。正如自古以来技术的演进从来不是一条单向度的替代之路,而是一场需要辩证审视的复杂博弈和思考过程。



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事实是,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渗透已呈现出不可逆转且普及化的飞速发展之势。早在2016年,英国电影制作人奥斯卡·夏普便联合纽约大学研究员罗斯·古德温,尝试使用名为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的循环神经网络编写科幻短片《太阳之春》的剧本,开启了AI参与影视创作的先河。2025年,巴基斯坦青年导演法尔汉·西迪基制作了长达55分钟的AI概念电影《下一个萨拉丁》,展示了AI技术在叙事构建上的潜力。同年,由荷兰演员兼制片人伊莱恩·费尔登及其公司创建的AI虚拟演员蒂莉·诺伍德首次亮相苏黎世电影节,引发好莱坞的强烈反对。更具争议的是,已故美国演员方·基默在即将上映的电影《深如坟墓》中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出演”……这些都不无标志着AI复活已故演员的商业化尝试正在成为现实。

但在另一方面,制度层面的回应亦同步展开。在2023年好莱坞编剧与演员行业持续百余天的大罢工期间,演员们成功争取到约10亿美元的合同与AI使用保护条款,其核心内容包括:禁止未经同意扫描演员面部,禁止“买断数字形象永久使用”,要求AI使用必须付费且经授权;编剧工会则争取到AI不能成为剧本作者,人类编剧有权拒绝AI参与的关键条款。这意味着至少在美国影视行业里,AI工具不再是资本可以随意支配的自有技术,而是被纳入劳动法律体系、接受明文规范管理的生产工具。

可见,AI的渗透与普及并非单纯的技术变量,而是一种必须被纳入劳动关系与法律框架加以规范的结构力量。技术既可能成为解放人的

力量,也可能成为控制与异化的工具,其关键取决于制度安排与价值导向。

那么,对于影视行业而言,AI无疑能够降低制作成本、拓展创作边界、激发新的影像语言,这正是新质生产力促就新大众文艺的最直观体现。但是,若任由其在数字资本逻辑下无序扩张,则可能导致对演员群体的系统性挤压,使“人”从创作主体退化为可替代的数据资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命题。

因此,面对AI演员的崛起,迫使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在尊重人类劳动者尊严的前提下,推动技术的合理应用与制度规范的同步完善,这既包括对数字形象权、表演权与数据使用权的立法保护,也包括在产业层面探索人机协同的生产模式,从而避免技术在数字资本无限扩张的情形下对人类的劳动异化和各种剥削问题。

归根结底,技术的未来终究属于人类。数智时代的终极目标并非以冰冷的算法取代温暖的生命,也不是以完美的“数字缪斯”消解真实的肉身,而是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便利,并以此为支撑进一步提升文化原创力。尤其是在日益严峻的国际格局与社会语境中,更要以“重塑肉身”的方式,体现出富有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的引领意义。唯有在这一前提下,AI技术才能超越单纯的效率逻辑与资本逻辑,回归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生产,让“活的身体”所承载的意义在数智时代依然得以显现,从而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多元包容、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电影《过家家》

# 寻找那根系在生命迷宫入口处的线头

□高求忠

生老病死是人间永恒的主题。阿尔茨海默病像暗地里埋伏的怪兽遍地游走,对那些不幸的老人突然发动袭击,劫持他们慢慢进入一个黑暗、混沌的迷宫之中。家属们无数次与疾病拔河,无奈败局早已预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挚爱的亲人越走越远,直至世界尽头,却无能为力。

反映阿尔茨海默病的电影并不少,如《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依然爱丽丝》《妈妈!》《女人,四十》等,这些影片大多通过患者或家属的视角,描摹了阿尔茨海默病给老人和家庭带来的困局,其中亦有家人之间的温情。电影《过家家》则另辟蹊径,将镜头对准一个临时家庭。成龙饰演的失智老人任继青将外地来武汉工作的小伙子钟不凡错认为自己的儿子任壮壮,阴差阳错,租客、邻居和老朋友开始组团“过家家”。他们最初各有盘算,却在陪伴任继青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亲情,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笑中带泪的故事。

电影采用第三者视角,以温和的喜剧方式翻开故事的篇章,但观众很快发现,上一秒还在笑,下一秒就会哭。假儿子和任爹一起去银行取钱,钟不凡念念不忘的是搞到钱给外婆买墓地,眼看就要取到钱了,任爹忽然又不认识他了,当保安把钟不凡摁倒在地时,任爹忽然又清醒了,赶紧上前护着儿子。微波炉爆炸,他本能地挡在孩子前面,他会精心做好菜给儿子吃,带着儿子进行举重训练。儿子跳水去救小朋友,任爹看到儿子落水了,立马冲过来往水里跳,他忘记自己不会游泳。“瓜子、花生,下一个是什么?”他总是答不出,到后来,扯起桌布上的食品图案就开始吃……他忘记了许多事情,唯独没有忘记付出爱。

这部电影里有许多成龙的面部特写镜头,花白的



头发、深深的皱纹、浑浊的眼睛、苍老的面容,茫然、热切、欣喜、悲伤、无助、失落、迷离的眼神不时切换,精准再现了一位高龄失智老人的形象。影片中有一段戏,钟不凡仗义出手,任爹跑到已经废弃的旧火车站来接孩子,不管旁人怎么劝,他一直站在风雨中苦等,说每次都是在这里接壮壮。旁人拉他,他紧紧地抱着柱子不撒手,仍旧痴痴地望着出站的方向,那一刻,我泪湿眼眶。

在去年的《捕风追影》中,成龙诠释了“姜还是老的辣”,功夫加身丝毫不逊当年。而《过家家》里,他第一次放下满身功夫,活灵活现地扮演一个走向生命终点的脆弱老人。文戏既是七旬演员成龙艺术上的精彩突破,也是生活与电影的映射,毕竟,飞檐走壁的英雄也会走向迟暮之年。成龙曾发过自己的母亲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最后我决定接下这个角色,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跟记忆中的母亲再次贴近”。真实人生与银幕角色的重叠,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围绕任爹的这场“过家家”,始于各自的生活困境,却最终用真情相互取暖:缺爱的钟不凡漂泊异地,扮演儿媳的女租客在原生家庭经常被忽略,被当成提款机,任爹对“小两口”真诚关爱;贾玲因任爹而重新振作;在那场精心筹备的运动会上,任爹终于对儿子说出“尽力就好”……冥冥之中,他与真正的壮壮、与自己、与过去和解了,临时家庭的成员都得到了救赎和治愈。一群都市边缘人用“过家家”的方式,搭建起一个温情的避难所。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过家家》是一个美好而温暖的故事,让人笑后却感到深深的无奈。这是电影与现实的微妙分野。生活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往往深陷于琐碎、焦虑、压力、绝望的泥潭,正如电影里所说,这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父母照顾小孩,小孩会一天天成长进步,阿尔茨海默病却比西西弗斯推石头还要痛苦,不但不能回到原点,而且不断向下,向下,更深处坠入迷宫。

《过家家》像一盏灯,照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日常,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和共鸣,唤起大家对养老问题的重视。影片击中了观众心中的柔软之处,它不会成为头部爆款,但真诚细腻的表演、接地气的剧情或许会让它长红。影片不仅仅提出了问题,还试图和观众一起找寻问题的出路——“有你们在的地方就是家”。

电影中,任爹说:“我老觉得,脑海里进了一个大怪兽,偷吃我的记忆。我心里清楚,你们都不是我的亲人,但我想把这段关系变成真的。”如何走出这个迷宫?出口在哪里?或许一切力量就源于那根系在生命迷宫入口处的线头。它细腻柔软,被生活的尘埃和风霜厚厚覆盖,但它却可以一直暗暗蓄力,发出微光,驱散全世界的黑暗。这个线头,就是爱。

(作者系湖南省电影评论协会副主席)

## 2026精品微短剧春季点评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3月19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2026精品微短剧春季点评会在京举行。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副司长杨铮表示,微短剧是网络信息化时代的产物,是新大众文艺的典型代表形式。微短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表达对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人民的真挚情感。微短剧除了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提供情感价值、思想价值。微短剧发展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经验,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特色,探索出一条精品化、大众化、多样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会上,《北往》《少夫人来自东北》《昼以继夜》《奔腾的心》《阿桂的村晚》等15部微短剧的主创代表介绍了作品的创作播出情况。大家普遍谈到了“真诚创作”与“扎根生活”的重要性,

提出微短剧精品化的核心始终是讲好有温度的故事,要从真实生活土壤中汲取养分,注重与观众的情感共鸣和连接。

与会专家谈到,随着行业快速发展,网络微短剧逐步摆脱“霸总”“甜宠”“逆袭”等传统套路,不再满足于浅层的情绪宣泄、爽感狂欢,而是转向主流价值输出与审美意识表达的有机统一。自觉承载更多社会价值、文化内涵、情感温度。这是微短剧走向精品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当前微短剧的题材广度和内容深度在不断拓展,外在形式自觉让位于内容本身,技术手段始终服务于剧情表达,制作标准日益向长剧对标,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专家表示,微短剧精品化之路任重而道远,一些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故事逻辑、细节打磨等方面还需继续努力。(许莹)

## 纪录电影《熊猫奇遇记》上映

本报讯 3月10日,纪录电影《熊猫奇遇记》登陆全国艺联专线。该片由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时间有限公司、北京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及四川卫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梁碧波担任总导演。影片以六只不同年龄段的熊猫为主角,全方位、系统性地展现了大熊猫从诞生、成长、野化训练、放归自然、国际交流直至晚年生活的完整生命轨迹,不仅呈现了熊猫的憨态可掬,更深刻展示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大熊猫科研繁育领域的卓越贡献与不懈努力。

据悉,该片先后入围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新片发布单元、第四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国际传播类推荐影片,并被“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此外,影片还在2025年北影节外交官电影季中成为重点推荐影片,多国驻华外交官携家人观影,反响热烈。该片为国内外观众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提供了独特视角,不仅是中国大熊猫保护成果的影像记录,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故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重要窗口。